

万梅作品集 / 小说集

追梦的 青春

ZHUI MENG DE QING CHUN

万梅 \ 著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追梦的青春

万梅著



華藝出版社
HUA YI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追梦的青春/万梅著. 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978-7-80142-798-4

I. 追… II. 万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40992号

追梦的青春

作 者 万 梅

责任编辑 梅 雨

装帧设计 孟 静

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229号海泰大厦10层(100083)

电 话 010-82885151 82884318

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0

字 数 220千字

版 次 2007年1月 第1版 2007年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142-798-4 定 价 19.80元

华艺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华艺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序 言

自2004年《万梅作品集》一套书问世，两年时间里，业余又创作出不很薄的这本书来。自然，书的薄厚、优劣，要由百忙之中肯抽出时间读它的你，予以评定为准，我所能自我评价和肯定的，是我的勤奋以及创作的潜力，还有我的执著。

我感谢文学。回想大学时代，去图书馆借来一摞摞中外文学名著，读文学几乎占用我全部的课余时间，由此，寂寞的青春不觉得难挨，孤单贫瘠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滋养，能够拥有梦想，向往美好。那时候，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，还要省出钱来订购文学期刊，不过一期只是几角钱。如今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出自内心表达的需要，信笔写着，便超出狭隘的自己，融入这广大的世界里。我感觉越来越宽阔，写着，生命充实而有意义。

世界如此广大而绚丽，值得一生一世用心书写呀！尤其，处在这变革的时代，看似狂躁浮夸的表层下面，涌动着一个个真实人生，如此的多姿多彩，只是需要去挖掘和整理，并从中提炼出时代的精神。这是文学的天地，也是文学的责任，文学在当今大有可为。我为从事这一项事业，并且，出于喜爱享受着创作过程，而感到自己是幸运的。

沉下来专心致志写作,我在同自己的心灵和思想对话,在同笔下创造的每个人物对话。当你静心读着我的小说或者散文作品时,我真诚地希望能同你对话。

作 者

2006年8月

目 录

- 1 / 扛起一面旗
- 59 / 才女愁嫁
- 73 / 浪迹天涯
- 123 / 手机在握
- 141 / 谁入梦
- 152 / 目击证人
- 184 / 生死相间
- 197 / 一生中的一天
- 205 / 庄稼人

扛起一面旗

I

余永清被长途汽车带到一个镇子上，再往乡下去的好几里地，须得步行了。他背上行囊，两个装满他一年四季用的衣物及书籍的大旅行包，遮挡住他身体的大半面积，使他的身子更显单薄且呈现不堪重负的样子，而他自己并不觉得。太阳已经西斜，柔和的光线洒在秋收完的田野上，一眼能望出去很远，不见有劳作的身影或是行人，只有一棵两棵未收干净的豆秸或是玉米秆子安静地躺在地里。一阵风吹过来，使得已经走出汗来的余永清感到格外清爽，他清一清嗓子不由得哼唱时下一首流行曲，而歌词他随口做了改编：我的心像风儿一样轻快，我的脚步朝前，朝前，我找到了方向，我不再迷惘，不再迷惘。哼唱着，近两年迷惘的时光从他眼前飞逝而过。

那个走出北大校园，急于改变穷学生模样的他，跑得不见影子了。追风南下，到经济发达的深圳地区，以为很快便能发迹，却是瞎闯一通灰溜溜的，碰了几鼻子灰而后悟出来，学中文的他原本不大好亲近“经济”。返回文化中心北京来，想塌塌实实找点适合的事做，但却整天无所事事徘徊在都市街头，茫茫车流入海中，那个孤单的身影还依稀可见。总算在一家报社找到份编辑工作，看似能发挥所学专长，可供他施展的空间极其有限，在

字句上小小敲打一下,将根本看不上的稿子也要编辑上,觉不到工作的意义……

而今,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,并且坚定地认为,这是一项事业,值得为此奉献青春!

望见了张华,一路小跑着前来迎接他。余永清远远便向他招手,感觉亲切并带着几分敬意想到,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乡村教师,居然成了他的引路人,促成他人生这一重大转折。

北大未名湖畔那一场奇遇,至今让余永清回想起来,依然情绪激动。他回母校刚听完一场讲座,躺在未名湖畔的长椅上空想,一个民工模样的男子突然停在他面前,唤一声“喂,同学”,神色不安地从斜挎身上的大包里,掏出一组照片让他看:一所破旧不堪的校舍全景,置于平原大背景中;一间教室里缺腿少棱的桌、凳,东歪一个西倒一个;几个大小不一的学生聚在课堂上,有的注意听讲有的低头在玩。而后,他声情并茂对余永清说:这本是中原大地上一所担负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校,曾经书声朗朗,现在变得一片死寂,照片上仅剩下的那几个学生也辍学了,他这一个还想坚守岗位的教师,在当地奔走呼吁无济于事,急得一股劲跑到北京来,但盲目得很,一时想到了新文化的发源地北大,前来求助。余永清听完,居然一口答应跟他来看看……

张华气喘吁吁跑到余永清面前,赶忙取下他身上的包,硬要全背到自己身上,之后“嘿嘿”一笑上前拥抱了他,好一会儿才松开手臂。“我知道你会回来的,可看到你,这下心里才塌实!”张华激动地对余永清说。余永清随后告诉他,他已经把编辑工作辞掉,那边该了结的事也都了啦,准备在这里扎下根来,离京前,他还跟一些老师和同学做了沟通,相信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,办学的力量会越来越大。

能望见那座破旧的校舍了,而大门上换了一块崭新的牌子,

写着“胡阳复兴学校”，是余永清和张华两人一拍即合的新校名，中间突出的“复兴”二字体现了两位志同道合者，要携手复兴农村教育的远大志向。能听到参差的读书声，又有朗朗书声了！张华欣慰地报告余永清，他们一起劝来的那十几名学生都还留在教室里，他不在的这两周里，又有三名学生复学，现已有小学四个年级共计十八名学生了。

2

已经复学的学生总数虽然不多，而年级多且均依照正规要求安排了教学，有一个年级仅有两名学生，将该开设的课程也全开了，授课任务相当重，要由余永清和张华两人全部承担下来。他们轮换着班级和课程，每天从早到晚要不停歇地上课，且要求自己用心上好每一堂课，以对得起回到课堂上的孩子们，也想使这一项事业有个良好的开端。除了要保证在校生正常的教学，他们还得承担一项更为艰难的任务，就是走家串户去做“劝学”工作，争取让更多的学生回到课堂上来。

这里失学现象之严重及办学条件之差，超出了余永清的想象。他原以为只有边远山区和西部贫困地区，现在还有穷得上不起学的，知道有“希望工程”不断地投向那里，来看了才知，处在中原这块大地上的农民，确还有不少没有摆脱贫困的。一家仅靠种几亩地，温饱问题还算可以解决，而每家至少有两个孩子，要全上学的话，一年光那好几百元的学费，真是挺大的一项负担，况且都难免还会有个头疼脑热的，得打针吃药也需用钱。

穷只是原因之一，通过实地考察，余永清认同张华的说法，当地农民以及政府忽视教育，是导致办不成学的重要因素。比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农民的日子普遍都好过一些了，却不如那时候重视孩子的教育，那时勒紧腰带也供孩子上学，希望将来能考上个大学、中专什么的，好有大出息。现在变得更实际了，目

光更为短浅，怕孩子考不上学白花钱，就不肯供了，不如趁早能挣点儿挣点得济，孩子的心也浮，不大爱上学，反正挣钱的门路如今多起来了。也难怪，自从张华多年前从这所学校考出去，连个中专生再没出得来，办学质量连年下滑，条件越来越差，教师的工资都难有保障，便一个接一个“弃教”另谋生路去了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有少数看重上学的家长怕耽误了孩子，不得已将孩子转到镇上或是县城的学校去上，而被那更大的花费弄得不堪重负。这一切并没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，向上还隐瞒实情，谎报反映义务教育状况的有关指标数据，致使“希望工程”的阳光也照射不到。

余永清和张华上完一天的课，将批改作业以及备课的工作留到夜间做，趁晚上农户人闲在家，一起去附近的村子走访，每晚要串几户，摸黑行走脚下常磕磕绊绊的，被狂吠的狗追得吓得连滚带爬的时候也有。每逢周末，他们便一整天地在外面跑，一般骑上单车跑到更偏远的乡下，到人的家里找不见人，就追到地里去“劝学”，常遭遇人家的冷脸子，也受得住。

天气突变，忽降一场大雨。张华和余永清全身被浇透了不说，因土路变得泥泞，车子无法骑甚而推着走也难了，只得上了肩头。他俩满身泥水扛着单车一前一后走着，张华向余永清深表歉意，说把他带到这穷地方，让他跟着吃苦受累了。余永清说，已经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了，一家人不要再说两家话，他之所以要留下来，不仅因为这里的教育现状唤起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部分地也是因为他，他执著乡村教育的行为让他感动。

余永清的加入使得“劝学”工作好做一些。每走进一户，张华有意将余永清当作招牌先打出来：这是从北京来的余老师，北京大学毕业的，来我们学校支教，还会有更多的好老师来支援我们。这一着儿比较灵验，一般会让人咂嘴儿并眼睛一亮，接下来

的劝说词容易被听得进去一些，有的听了会说再想想，有的马上便答应让孩子复学。而有一家就是不听劝，跟他说了多少学知识的重要，以及不让孩子上学会怎样影响他前途的话，就是说不通，那位家长反复就那几句话：一个乡里娃有啥子前途，识几个字出门不会迷路得了，再大点就能出去打工挣些钱。情急之下，余永清也把自己拿出来，说他也是个乡娃子，曾经也差点辍学，后来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北大……

余永清跟着张华走进一座残破的院落，一边听他说道：这是王小娟同学的家，他已来了好几回，每回都感到心情沉重。这时，从背后传来一声“张老师”。余永清随张华应声回转身，看见刚从外面回来的女孩，衣衫破旧而无妨她聪慧机敏的样儿。“这就是王小娟。”接下来，张华跟余永清细说她：王小娟是班里的尖子生，尤其作文写得好，读到初二退学的，辍学在家一年有余了，得照顾患慢性病丧失劳动能力的父亲以及弟弟，她的弟弟现也辍学，因为家里实在困难，她的母亲外出打工挣钱去了，家里家外全靠不足十五岁的她操持。之后，张华将余永清介绍给王小娟：“这是从北京来的余老师，跟我一块来看看你。”而说完这话就抬脚出门了，没劝一句学，也不等余永清对她说句什么。

“说了也没用，反惹得她难受，自己也难受。”走出王小娟的家，张华瞟一眼一再回头的余永清，叹息一声自言自语道。

“劝学”归来，已过晚上十点钟，农家的灯光一盏盏熄了，周围变得安静，时而还能听到一两声狗叫。余永清打开宿舍的灯，开始夜间的工作——批改作业和备课，一般要持续到下半夜，才能躺下来歇息。

他将疲倦的身体放倒在一块破木板上，躺了好一会儿还睡不着。王小娟目送他和张华时的样子总在他眼前，她那双眼睛让他联想到，曾经引动国人创建“希望工程”的“大眼睛”——那

个大眼睛姑娘的名好似也带个“娟”字。她站在她家院门口，手高高举过头顶，一遍又一遍喊“余老师再见，王老师再见”，忽地背过了身去，她是在偷偷抹泪，他能想得见，因为他也偷偷抹过泪。刚升入初中三年级时，他也是因为父亲患病，家里人手和钱都极度缺乏而面临辍学，他没让母亲多费口舌便懂事地答应了她，准备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可他心里还是不甘呀！

他由不得为王小娟的未来忧虑。或许三两年之后，她便会同其他农村姑娘一样，要嫁人生子了，背上两个家庭的沉重负担，成天屋里屋外地忙……要是她能继续读书呢？依据张华给她的评语以及自己对她初步的印象，他基本能断定，她会有光明的前程，很可能顺利考上大学，或是成为一名作家。

3

余永清和张华两人的大致分工为：各年级文科类的课由余永清承担，张华主讲理科类的课程。为便于管理，他们将各年级学生集中放在两个教室里。

余永清和张华对换教室，他要上五年级的语文课了。这时，五年级的几名同学坐到前排来，以便于专心听讲，其他年级的同学调换到后面去，可以较安心地做课堂作业或是预习下面要讲的课，一并得由他兼管。他开始给五年级的同学讲解题为“白杨树”的课文，注意咬准字、词、句，要将基础知识给学生打扎实，除此而外，他注重将课文内容展开来讲，从书里讲到书外，以激发同学们的想象并引得他们开口。这些穷孩子大多性格不开朗，心灵较封闭。

逐字逐句讲完那篇课文，之后余永清问：“谁能说说，白杨树为什么挺拔地生长，一直向上生长？”见没有同学举手回答，他自己接着说：“因为它头顶上美丽的天空，那是它的梦想，它能触摸到它！试想，如果它的身子歪长着，甚或像有些树长长还垂头

向下了呢？”“那会离梦想越来越远。”有同学接上话了。另有同学举手也要发言：“老师，我们也得挺拔地生长，才能实现梦想，是吧？”“是的，那首先得有梦想才行呀，人要敢于梦想，憧憬未来，不能活在今天就只想着今天。”他希望这样通过循序诱导，将知识连同积极的思想灌输给学生。

因为他从不板起面孔对学生，学生觉得跟他亲近，而心里面都有点崇拜他。家离得远需要住校的学生，每天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长，混得更熟，觉得他就像个大哥。住校生都自带干粮和咸菜，会自愿分给他点儿，他再花钱买点青菜什么的，炒一炒或煮一煮，大家围着一块吃。他们同吃，也算是同住吧，住的条件一样艰苦，只是，余永清睡个小地铺，学生集体睡大地铺。张华的家离学校近，他的吃住问题全在家里解决了。

经费成了很大的问题。余永清协同张华办学的日常开支以及他维持最低生活所需费用，全靠收缴上来的一点学费和他随身带来的一点积蓄，那数目很有限。因为总共只有几名同学交齐了学费，有的只缴纳一半，家里实在困难的，都是免费给收进来。余永清大学毕业才两年，还瞎跑了一年多，只在做编辑的几个月里有较稳定的收入，能节余一点儿。张华从师范学校毕业就来这里任教了，总共没拿到过几次工资，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家里就是个普通农户，条件也不好。当地有关部门呢，对于他俩坚持办学，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，不过问也不予以支持。眼见全部的钱所剩无几了，他们只得节省再节省，掉到地上的粉笔头，再捡起来涂几笔，买点青菜也要掂量，恨不得一角钱掰成两半儿花。

长期营养不良加之过度劳累，使得余永清有时会感到身体不适，对此，他不怎么在意，而他无法忽略的，是内心里时时涌动的孤独感。出于经济考虑，他连个电话都很少往外面打了，基本

上斩断了原来的生活链条，只是，时而还发个手机短信给以前的老师、同学或一起共过事的，那所能做的交流非常有限。他同张华呢，虽然在改变乡村教育状况上认识一致，志同道合，而要做更多沟通显得困难，自然，与这些孩子们就更谈不上了，即使能打成一片。时间已接近午夜，余永清还有没备完的课，而心绪烦躁，精力难以再集中。他放下课本，挨个将小屋里的东西看一遍，就是一张破桌子，一把破椅子，一块木板打成的地铺，上面放一卷儿铺盖，还有墙角摆放着两个旅行包。他又从包里将带来的两本相册翻出来看，看着已往的自己和家人以及老师同学的留影，便有很多往事可以回想，借此来消愁解闷，排遣孤独。他对着一名中学同学说：“李雪，你说来怎么还不来？”

从村子里传来一阵凄切的狗叫，烘托他此时的不良心情。他自以为心理和思想都准备得充足呢！“非得如此坚持吗？”他首次向自己提出这一疑问，只是很短的瞬间，又被其固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给消释了。大概学文的，都会多一点忧国忧民的思想吧，况且他是一名富有担当精神的北大生。

余永清走出屋子，迎面一阵夜风吹来，使他即刻变得清醒，浑身也觉得轻松一些。他在两排坐北朝南的教室中间信步走，走一会儿，又回到搭建在教室西端的一排厢房屋前——原为教师的办公场所，现兼做师生的宿舍以及食堂。他没有走进自己居住的那间，而走到学生的宿舍门口停住脚，静听里面的酣睡声，还听见有学生在梦呓。

这时候，已经存在于他脑子里的意念变得清晰：要让王小娟等更多的穷孩子回到学校里，接受到该受的教育，绝不是他和张华两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，再添上个李雪也远远不够，不仅人力还有资金等，诸多的问题须要面对！随之，一个朦胧的念头冒出来：试一试，能否探索出一条不同于“希望工程”的乡村教育模式

来,促进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4

新学期开始,背着书包来报到的学生一下子增加许多,大大超出余永清和张华的预想,总数居然接近百人了!这使得他们感到更大压力的同时,也感到了欣慰,说明他们这几个月来的艰辛和付出,得到了家长的理解和认可。谁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学好呢?看他们正儿八经是想把孩子们教好,就让来跟着学呗,而且,听说没钱也可以来上学,这对于想让孩子读书而确实拿不出钱来供的农家,是个福音呀。

不管是携带了学费的,还是只背着个空书包来,余永清全给了注册登记手续,对此,张华有点不同看法,但保留了意见。而课本发不到学生手中。图省钱,也因为不能正规办招生,学生没个准数不好预订,他们办学以来各年级使用的教材,都是张华托他读师范时的同学从别处找来的旧课本,尽量找人刚刚用过的,以免内容上有大的变动。假期里,张华已经托人帮着找来了一些预备着,没想学生会增加这么多,现在算来,有的年级两人一本还不够,而另有新增添的年级,一本教材还没有呢,要尽快找齐全,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另外,还得抓紧修理缺腿少棱的课桌板凳。

再就是面临课上不过来的问题。现在,也有初中年级的学生了,课程更多,而只有余永清和张华两名教师,实在教不过来了。他们只得将两节课的内容并作一节课来讲,借助于学生互帮互学以及多做课堂作业,将知识消化吸收。为了尽可能使得教学有保障,他们还要求每位同学都上早自习和晚自习,这样,学生可以安静学习的时间多,也便于进行辅导答疑。家离得较远的都背上铺盖卷来住校了,每周回去带一两次干粮咸菜,有的还从家里带来一棵白菜两个萝卜什么的,在食堂里做着一块吃。

这期间，张华挤出点时间去把王小娟的弟弟接来就读。

与此同时，在百忙之中，张华和余永清还在张罗着另一件，他们认为也很重要的事：立旗杆，尽快把国旗升起来。曾经在这所校园里，每周都举行升国旗仪式，后来学生渐少，教师的士气降低，只在有什么活动时才升旗，再后来，一场暴风雨将旗杆折断了。他们把还立在那里的那半截朽木弄掉，将张华和一名学生分别从家里扛来的两根木头绑在一起，仍在原处高高立起来了，随后，又去县城买回来一面新国旗。在周一早晨，近百名学生连同张华、余永清他们俩，站成整齐的队列，高高地举起右手，跟着录音机里放的音乐磁带，同声高唱国歌，仰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，飘扬在校园的上空！

约莫该到起床的时间了，余永清欠了欠身子，觉得浑身无力，脑袋又昏又胀的，他想自己是病了吧。不一会，张华喊他来了，听不见他有气无力的应声，着急地一脚把门踹开，一步跨到他的铺前，弯下身子细瞅他一眼，而后伸手去摸他的额头：“哦，你在发烧！”张华冲出屋，指使一位同学去请徐医生，他自己忙又折回来倒水给余永清喝，又用冷水浸湿毛巾捂在他的额头上。“别为我忙活了，快去教室管学生吧。”等把张华催走，余永清给李雪打了紧急求助电话，催他快来。他怕这一躺下，得些日子起不来上课了，他自己能感觉到身体亏得很，而剩下张华一个人根本无法顾得过来。

徐医生很快赶来了。他是这一片声望最高的一名乡村医生，已经从医十余年，虽然只读过“卫校”，医学理论没学得很深，但自己有股子钻劲并善于总结实践经验，其医术水平深受百姓信赖，多发病、常见病找他都可以一治就好，而且价格便宜，服务态度也热诚。徐医生给躺在地铺上的余永清做了细致的检查，之后，骑车回家配药再折回来，给他扎针输液。“一定要注意休

息了，心里也别再多想事，人太辛苦，吃睡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会下降，就容易生病。”他早听说了他们辛苦办学的事，亲眼目睹，才知他们是如此艰难！

徐医生一天要来看余永清好几回，熟了，便跟他聊点家常。他有两个孩子，都转到县城上学去了，他家的经济状况虽比普通农户稍好些，还是感到紧张。他行医当初，一心是只想赚钱的，后来体会到被人需要，能为百姓解除病痛并赢得尊重更为重要，赚钱的心思就少了。他只从病人手中赚得很少一点辛苦费，有实在拿不出钱来的，他还得倒贴药费，他感觉这样活得值。

余永清想吃点东西了，徐医生专为他做了可口且有营养的端来，还从家里拿来一床新被子，并一再表示不收他一分钱医药费。而当余永清发自内心向他道谢时，他却由衷地说该谢他才是，他得代百姓好好地感谢他，他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，来这里为孩子们吃苦受累。随即，他向余永清许下诺言：从今以后，这校园里的就医问题他全包了，不管白天夜晚，他会随叫随到。

李雪自沈阳赶过来了。他与余永清中学同学六载，又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很多事两人都能想到一块去，当余永清离京前动员他一起来时，他就有心随后跟来，而考虑到债务在身，想先赚些钱还债。他复读一年才考上大学，其家境还不如余永清家，中学和大学基本靠借债读下来，一年多以前从沈阳一所学院毕业，他就赶紧找几份零工打。李雪来到，稍稍休息并准备一下，第二天就走上课堂。

这时候，余永清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，也坚持站到了课堂上，虽然由李雪分担些课程去，他的压力轻一些，但一天下来仍感到很疲劳。这次病倒让他领会到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”，豁出去干不行，得持久战下去呢，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毕竟有限，必须要联合更多的人，才能打得赢。